

# 徐旭生西游日记

走进大西北丛书

徐旭生 著

《徐旭生西游日记》记载了1927年5月到1928年1月上旬著者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到大西北考察途中的情况。1930年出版前，又补入三个附录。他不仅把一路行程见闻记得要言不烦，而且对当年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蒋冯阎之战、勒科克劫掠新疆文物、张作霖遇害皇姑屯、马仲英袭扰新疆、苏联和日本势力对新疆渗透以及主政新疆多年的杨增新的人格、政绩和遇刺经过，都有记载和分析。重温此书，仍能体认当年西北的状况及学者的爱国情怀。

徐旭生西游日記

走进大西北丛书

徐旭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旭生西游日记/徐旭生著,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6

(走进大西北丛书)

ISBN 7-227-02149-1

I.徐... II.徐... III.科学考察-日记-中国-西北地区 IV.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9582号

徐旭生西游日记

徐旭生 著

---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47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e.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0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500册
书 号	ISBN7-227-02149-1/K·232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说明

新千年伊始，“西部大开发”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媒体聚焦西部，介绍西部的现状和开发前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大西北的历史状况，我们选编了“走进大西北丛书”，所收作品均为民国时期著名人物考察西北的经历和见解，供读者参考。

西北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资源富饶，民族众多，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近代以来，包括晚清和民国初年，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和战时需要，强调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倡言移民实边，“开发西北”；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曾经成立过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社团，不少人满腔热血，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前往西北考察游历，遥远、荒凉而又神秘的西北一时成为时代的热门话题。同时出版了一些有关西北的考察报告，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的见解未必都恰当，言辞

也未必都符合现代语言习惯,但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和反思,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包括大量珍贵图片)。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借鉴。

2000.7.15



著者小影,时年四十二岁

叙  
言

我于民国十六年初夏，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领着西北科学考查团到中国西北部作科学的调查。十七年冬，因为本团在新疆工作时遇到困难，并且合作契约已经将届期满而工作却全正在中途，也有请求国民政府允许延长合作期限的必要，乃将团长事务托给袁希渊先生，同赫定博士先回北平，报告本团的理事会，然后同到南京，请求允许延期。统计我离北平共有二十个月之久，这一年多的工作，也总算成一小小段落。我个人对于科学有很高的兴趣，但是对于科学自身却根本是门外汉。旅行时候的常识，比方说，照相、画路线图一类的事情，我也完全不晓得，所以我这二十个月的旅行，个人毫无成绩可说。可是因为各团员的勇猛精进，全团的成绩非常的好。我在新疆的时候，曾写较长的报告书一篇，因本团采集人庄永成等回内地的方便，托他带回来。不幸那时候南北初统一，东三省对于从新疆来的人颇有猜疑，该采集人等被捉处狱中数月，所以这篇报告书也遗失了。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周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叙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 (一)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由来

我国学术界的同人从很长的时候，就感觉到：知识、科学是国际的，无国界的，而研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的荣誉，则当归之于各国的个人。我国从前对于科学方法不甚讲求，所以对于科学，尤其

是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非常减色。近来从各国留学返国的人很多,已经有了自行研究的能力,而内忧外患频至迭来,不惟不能奖励研究,并且阻碍研究。至外人一方面,则利用其优越的财力,对于我国的科学材料,“予取予求”,毫无限制,而对于珍贵不可多得的材料,则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如果这一类的情形,不能有所挽救,则我国学术前途,要受到无从计算的损失。因为深切感觉到上面所说的危险,所以大家总想把国内的重要学术团体联络起来,组织起来:自己出发到各地搜集材料,以为精深研究的预备。至对于外人,则怀抱友谊,能与吾人合作者固所欢迎,至若企图文化侵略,想攫夺科学上珍贵材料者,则设法拒绝,不使再溷吾土。民国十六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是因为想达到这种目的而组织的。这个时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作的考查,来商议合作办法;我们的协会就派人同他交涉。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协商十余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协会接受赫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本团成立的经过,大约如此。

## (二)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团员

我国团员共十人;欧洲团员共十七人。我国团员:一袁复礼,字希渊,研究地质、考古及画图;一黄文弼,字仲良,研究考古学;一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质及古生物;一詹蕃勋,字省耕,研究地图学;一崔鹤峰,字皋九;一马叶谦,字益占;一李宪之,字达三;一刘衍淮,字春舫;四人均为本团气象学生;一龚元忠,字狮醒,为本团照像员。我此时,住在北京甚闷,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大家就以团长相推,原因大约:第一因为我比他们全大两岁;第二也或者因为我对于科学毫无所长,使我招呼团里的行政,也是使我容易藏拙的意思。欧洲则除赫定博士以地理学大家任团长外,瑞典团员四



人：一兰理训(Larson)<sup>①</sup>为队长，指挥旅行中一切事宜；一郝默尔(Hummel)，为本团医生，兼作人类测量；一那林(Norin)研究地质并作图；一贝格满(Bergmen)研究考古学。丹麦一人：哈士纶(Haslund)，为副队长。德国十一人：一郝德博士(Haude)，为本团气象主任；一米纶威(mulenweg)，为本团会计，一李伯冷(Lieberenz)，为本团照像并作电影员；一钱默满(Zimmerman)，一海德(Heyder)，一韩普尔(Hempel)，一马学尔(Marschall)，一华志(Walz)，一狄德满(Dettman)，一马森伯(Massenbach)，一冯考尔(Von Kaul)。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恒(Soderbom)，随本团照料事务，然名不列团员中。出发时的团员如上述。到新疆后，德国团员多归国。瑞典又增研究地磁学并作大地测量的安博尔(Amboldt)。团中又用新疆的气象实习生张广福、赵玉春、翟绍武、赵克勤等数人。至团中所用的听差、厨役、采集人、牵骆驼人则随时雇用，多寡不同。

### (三)到额济纳河前分队的工作

我们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自北平出发，二十六日抵茂明安旗的哈纳<sup>②</sup>河。因为骆驼还没有买好，在那里逗留两月。在此两月中，那林、贝格满、丁仲良向东方属喀尔喀右旗之白灵庙附近，考查地质，作地图并考古。黄仲良到白灵庙东的劳伦苏莫寻找古城。袁希渊、詹省耕则于哈纳河附近考查地质，作图并考古。李伯冷、哈士纶等到白灵庙照了不少的电影片。以后陆续回哈纳河，大队终于七月二十二日向西出发。此时团中所买得之应用骆驼三百一

① 此人来中国二十余年，自用此名。日记中则取其译音，名之曰拉尔生。

② 本书原版的地名人名多采用当年流行的国音字母标注。此次出版尽量把字母转写成汉字标记，但由于编者的拼音和地理知识所限，加之汉藏语音转写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内在困难，所以错处在所难免。恳请熟悉西北地理的读者见谅并批评指正。——编者

二十匹,为从来科学考查所未曾有之大队。因工作的方便,分三队前进:那林、贝格满、马森伯、海德、生瑞恒、丁仲良率北分队;袁希渊、詹省耕、龚狮醒率南分队;余随大队工作。南北二分队在大路南北三五十里内工作,与大队仍保相当的联络。到三德庙后,因赫定博士病,未能前行,在此数日内,曾派韩普尔、钱默满、马益占、刘春舫到东南二百里许的三道桥,作普通的调查。刘春舫即于此次作画路线图的尝试。因为要向前赶路,南北分队所作详细地图,至三德庙后停止,以后只作路线图并考查地质及考古。过三德庙后,水草渐乏,骆驼亦疲。刘春舫所试作的路线图,大得赫定博士的赞许,以后李达三、马益占等亦皆渐渐学会作路线图。大队于九月二十八日到额济纳河,北分队续到:至南分队则因绕到镇番附近工作,于十一月大队西行后数日才到额济纳河。

#### (四) 额济纳河附近及西面大戈壁中的分队工作及其困难

我们在额济纳河的僧都尔休息了四十天。这时候的工作分两路:一为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二为额济纳河上游,直到毛目县。到额济纳河下游工作人很多而以赫定博士之画河图及测湖深为最重要。刘春舫同马学尔沿额济纳河上游至毛目县送信购物,春舫并画沿路地图。黄仲良则从河下游绕至上游,寻找古城。此一段工作只有作地图、考古、气象观测等,至地质则无人作。在此设一气象测候所,留钱默满、马益占、生瑞恒同数仆人继续观测。又拟设一气象测候所于包头,乃派崔皋九率数仆人运沿路采集品东归,并筹设包头的测候所。然以后因为经费支绌,此测候所终未设立。从额济纳河到新疆哈密,共分五起三路。在额济纳河时,团中所带钱已快用完,因派华志先率数仆人到迪化<sup>①</sup>去取,转迎大队于哈密。其所走路为近来商人避重征向北所绕路,南望察干博格达乌拉(白神山)。后又派郝德、韩普尔、狄德满、冯考尔、李达三率

① 今乌鲁木齐市。——编者

一队先到哈密，筹设那里的测候所。他们所走路为商家所通行路，偏南，近马鬃山，就是通常所叫“连三旱”、“连四旱”的路。以后袁希渊所率之南分队西行时也走此路。

大队于十一月十八日动身，初意另走一中路，归结走到华志所走路上。至那林、贝格满、马学尔则取较大队偏南路，傍白神山根走。后米纶威前行购粮迷路错至星星峡，赫定博士因病后行，不经大石头，径至庙儿沟，则又途中之歧出者，我们在额济纳河时预备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四十五日的粮，归结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见人烟的地方！冒大风雪仍须前行！几乎可以说已经陷到“粮尽援绝”的窘境！幸只损失骆驼：至于人虽忍饥，却并未损失一个，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我们从哈纳河出发的时候，从归绥购买的粮食很丰富。据说如果管理得宜，走到哈密，可以饶有余裕。可是因为管理的不得宜，任便的浪费，到额济纳河上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不敷用。以后又派人到毛目县补充了一部分；出发三五天后，又觉到将来万不能敷用，一方面立即减食，一方面派米纶威带几个仆人及轻便的骆驼，赶到前途，购买粮食。不料米纶威走错了路，走到星星峡；又因不认识那边的官兵，误认为土匪，<sup>①</sup>甩下骆驼，冒数日夜不饮食的危险，才逃到庙儿沟。以后到哈密，经那边官吏的帮忙，才购得粮食。等到他迎着大队时，我们遇着人家已经两日了。沿途困难已详日记中，不再述。

此节除路线图、气象观测照旧进行外，考古及地质工作的结果殊嫌贫乏。一因为此地荒古时即如今日，居民殊不多见；二因为后半节团员饥寒交迫，冰雪遍地，也就不大能工作了。虽然如此，我们因此得到旅行上极有趣的经验，并且少破前后单调奋励工作的沉闷，这一节苦寒的旅行，也算自有它的价值了。

#### (五)入新疆后的困难及其工作之分配

<sup>①</sup> 新疆官兵当杨增新时全无制服。

我们天然的困难刚过,人为的困难又起。治理新疆十七年之杨增新对于内地人士本多猜疑,加之此时时局紧张,谣言甚多。随便诙谐的“打手”,<sup>①</sup> 随便取名的“团长”,<sup>②</sup> 全成了谣诼的起点。杨将军疑惑本团为冯玉祥将军所派遣破坏新疆秩序者,乃调兵遣将,抵御本团于境上!华志至迪化后,不准送款至哈密;郝德等至哈密后,不准设立测候所,送至迪化。境上新调到的兵力有数千之多!及至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全团到哈密,他们看见来者不过是些风尘憔悴的书呆子,疑团始渐减少。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到迪化,以后见杨将军,说明来意,他对于我们的疑惑,虽未完全消释,可是很承他的优待,对于工作,亦准尽量发展,不加限制。新疆方面的困难始行告一段落。新疆开头觉得我们为冯将军所派遣,攻打新疆,至甘肃方面则因我们从北京出发,而北京当时仍属奉天的势力,所以疑惑我们为张作霖先生所派遣,攻打甘肃!道路传言又谓本团有飞机、有大炮,然则我们额济纳河上所留的团员,必有军事作用,自属毫无疑问!并且本团的飞机虽属“查无实据”,而大炮则殊属“事出有因”!本团因为要放轻气球,探查高层的风向,所以带了不少长五六尺,径六七寸的大铁管子!这样的“大炮”,留了十几架在额济纳河上,当然不能使甘肃省政府安心!他们开头派员检查,以后又强迫团员马叶谦、生瑞恒到兰州,解释一切,生君到兰州后,并且真正坐了两天的牢狱!直至我们电达国民政府的蔡子民先生,得蔡先生向冯将军解释,始被允许继续工作。且此事尚有一节颇可慰藉:即马、生二君虽到兰州,钱默满君却仍留僧都尔的测候所,测

① 李达三有一表弟给他写信,戏称他为团中打手,新疆检查信件得此函,大为惊疑。我们第一次见杨将军时,他还拿出来这封信让我们看。

② 道路传言中外合组兵一团,带各种最近世的利器往打新疆。谣言之兴,团长一词很有关系。新疆军界,营长以上均称统领。哈密阿副将见我时,称我为统领,他一定仍以我为军界的团长哩!

候工作并无间断是。——新疆工作得允许后，赫定博士即与我斟酌分配：除了哈密的气象测候所终未得允许外，在新疆境内，设气象测候所三处：一迪化、一若羌、一库车。又于三处附近山上设副测候所各一处。迪化的副测候所，在迪化东百里之博克达山中，由韩普尔、翟绍武、赵克勤轮流在两处观测。若羌副测候所在南七十里山中，由狄德满、李达三、赵玉春轮流在两处观测。库车副测候所在西北离库车八十里之喀拉库尔，由华志、刘春舫、张广福轮流在两处作观测。郝德博士则周流各处；等到十七年冬我们将回北平时，他并且得允许，将到吐鲁番作数月观测。那林到罗布淖尔附近各处考查地质；贝格满同哈士纶也到罗布淖尔附近考古。黄仲良先到吐鲁番后顺大路附近西行到天山西端；丁仲良亦起于吐鲁番，后循天山根西行至天山西端。袁希渊则在天山北路各处工作。当日工作计划大略如此，至次年考查期延长后，工作区域均有扩大。工作计划既定，外部困难减少而内部的困难又起。缘赫定博士原定考查计划，本想利用新式飞机航行天山南路大沙漠，画地图并探寻古迹，他因同德国国家航空总公司汉莎订立契约，该公司供给考查用费，用该公司飞机以为该公司作宣传。此项计划曾在北京提出，因当日的航空署反对，遂暂搁置。可是赫定博士总还想到新疆后从杨将军处设法挽回，然终无成功。以后汉莎不愿继续契约，以致德国团员纷纷归国。本团中国方面本无固定经费，此事既起，全团经费根本成了问题。赫定博士不得已，乃于是年五月六日回国，另外筹募经费。经他努力的结果，经费不成问题，而新疆方面的困难又起！起初还觉得是无意中的误会，以后才知道是有意的妨害。赫定先生同我本来计划十七年冬穿天山南路大沙漠，乃竟毫无理由地被阻止，只好留团员在那边工作，暂返北平，再往首都诉之于国民政府。此事经过，日记之末已经摘要述说，不再赘。

#### (六)此二十月中工作的成绩

我们东归以后,大家见着常问我们有什么新发现,好像疑惑我们是否有新发现,他们把新发现看得异常名贵,其实发现又何尝不是那样希奇难能的事情。我们在那边旅行,可以说没有一天没有新发现。因为我们所走的路,除了新疆的一部分及额济纳河附近,从来没有科学家到过那里。随便画一点路线图,捡几个石刀、石斧,把它记载起来,何一非新发现者。最重要的发现,则为袁希渊在新疆阜康县三台附近所得之恐龙化石。此化石在下侏罗纪地层中,在亚洲尚属第一次发现,并可以推倒从前地质学家天山东段无动物化石的断定。瑞典有一地质学家对赫定博士说:“你们费巨款,作考查,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其言洵非无理。外如丁仲良在茂明安旗内白音博格达(富神)山所发现之巨大铁矿,或将为中国北部之汉冶萍。黄仲良亦发现若干古城,工作甚好。郝德博士的气象观测亦为从前无人做过之工作。罗布淖尔位置问题,久为学者所聚讼。赫定博士既证明今之罗布淖尔系南移,并非中国古图的错误,如普尔谢瓦尔斯基所说,这一次那林到那边,看见罗布淖尔又复北移,南边的湖又将干枯,更足证明赫定博士辩证的无误,且中国西部最大的湖位置变迁,我国及世界学者尚全未及知,此发现更有关系。至于我们全团对于赫定博士全表感谢,他在经济上对我们一部分的帮助还是小事,他的工作精神,老而益壮,实足使全团得一种兴奋剂。全团工作良好,他实应居首功。在这一切成绩以外,还有两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的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第二,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传。这两件证明实已足在精神界中开一种新纪元。至于我东归以后,本团团员继续做很重要的工作,得优美的成绩,因为不属于我所谈的一节,并且我现时知道的也不详细,暂且

不谈。

我对于我们此次考查所要说的话，略如上述。至于现在所印的《西游日记》，不过是每天所随便记录，无大可说。我东归以后，总想把它整理一番，再行问世，迁延一年，终于没有整理，潦草地把它印出来，实在是我很抱歉的。不过我所记的事情全经过一次考核，像谢彬那样大段抄录成书并且采道听途说的话引他族人的反感，则还不至于。<sup>①</sup> 虽然如此，这是否足以赎我懒惰的过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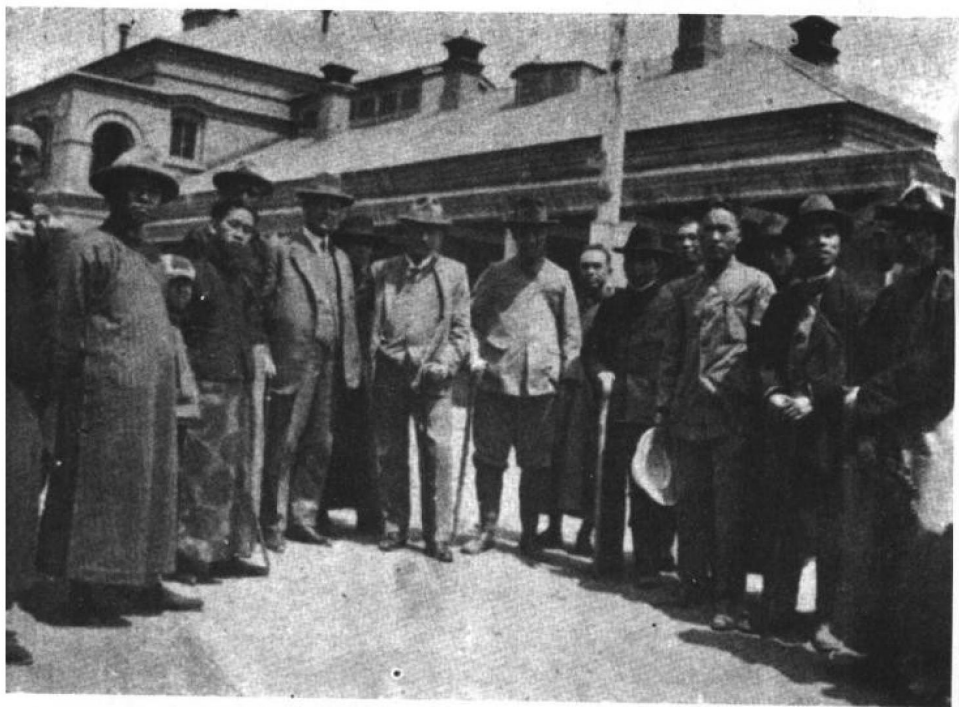
徐炳昶

民国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

---

<sup>①</sup> 谢彬《新疆游记》载缠头幼女至若干岁即请回教中阿匍开窟窿。我觉得这种初夜权的遗留，颇有兴趣，所以就在各方面打听，结果是确知并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并且听说懂得汉文的缠头，因为谢君这样的瞎说，对于汉人颇抱遗恨云。

---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北平西直门车站出发时摄影。从右数第二露半面者为李宪之，第三为马叶谦，第四露半面者为袁复礼，第五为刘衍淮，第六露半面者为崔鹤峰，第七为黄文弼，第九为著者，第十为斯文赫定博士，第十六为詹蕃勋，余为送者





此片与前片同时所摄。从右到左：著者，斯文赫定  
博士，瑞典公史Everlöf